

〔英〕威廉·维·肯尼迪 等著
罗光夏 等译 潘振强 等校

现代情报战 的内幕



现代情报战的内幕

〔英〕威廉·维·肯尼迪

戴维·贝克

理查德·斯·弗里德曼

戴维·米勒 著

罗光夏 等译 潘振强 等校

解放军出版社

THE INTELLIGENCE WAR

**Penetrating the secret world of
today's advanced technology conflict**

Introduction by

Dr. RAY S. CLINE

Chief author and consultant

COLONEL WILLIAM V. KENNEDY

Co-authors

Dr. DAVID BAKER

COLONEL RICHARD S. FRIEDMAN

LIEUTENANT-COLONEL DAVID MILLER

Published by Salamander Books Limited 1983

LONDON

根据伦敦萨拉曼德尔书店有限公司1983年版译出

现代情报战的内幕

〔英〕威廉·维·肯尼迪

戴维·贝克

理查德·斯·弗里德曼

戴维·米勒 著

罗光夏 等译 潘振强 等校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插图4张 13.625印张 294千字

1986年9月第一版 1986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000

统一书号：5185·103 定价：2.30元

译者的话

近30年来，国内“情报”二字用得很泛，实际上包含了欧美语言中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两个词意。确切地讲，前者是指“被告知的知识”，可统称之为资料；后者是指经过鉴定的information，是经过加工处理的国外资料，主要供本国制定方针政策、计划和作战方案参考的，这才是“情报”二字的传统概念，本书中所讲的是intelligence war——情报战。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凝炼的语言生动准确地概括了情报活动的作用和意义。特别是到了近代，由于在情报搜集、处理、研究、提供等各个环节中大量应用了最新的科技成果，使情报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它不仅对军事斗争，而且对政治、经济、外交、科技发展各方面都在发挥着日益深刻的影响。各军事大国在情报领域内，其争夺之烈、投资之巨、动员人力之雄厚，组织机构之严密，涉及领域之广泛，技术手段之先进，均不亚于作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战场。显然，了解这样一个由多方参加的、在水、陆、空、天同时摆开的现代高级技术战场的内幕，对于我们研究对策、建设现代化国防是十分必要的。

本书作者借助所掌握的大量素材，详尽地描述出世界各主要情报机构的组成及其活动，并以较大的篇幅，系统地介绍了在情报活动过程中所使用的大量新技术、新设

备，所达到的水平，以及发挥的作用。这对于我们了解国外情报工作很有参考价值。

由于作者思想观点上的某些偏见，原作中夹杂着一些错误的观点，为保持其完整性，未做很多的删节。只是出于节省篇幅，我们删除了一些无助于说明问题的段落和图片。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鉴别。

参加本书翻译、校对以及绘图工作的有：

罗光夏、	潘振强、	张连超、	邹云华、	潘菊生、
潘尘鹤、	高亚扬、	李秀春、	赵澄谋、	韩文明、
杨中成、	黄灿石、	傅小兰、	王丽英、	程保根、
徐琦、	曾民族、	王稚、	高玉兰、	李志青等。

序 言

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爆发，甚至在苏联的导弹落到美国和欧洲的目标之前，苏联矛头所向，首先要摧毁的就是美国那些巡游外空的静静的哨兵——情报卫星。我们头顶上空的这些电子探测器和图像传感器，对刺探军事威胁的范围，以及对发出敌方袭击的预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必然在莫斯科指挥中心的打击目标清单上名列首位。

因而，在当代，战争的性质突出了情报工作，使之在遏制战争和防止突然袭击方面，永远占有优先地位。

在情报的技术手段远远没有深入到天空，更不用说深入到宇宙之时，古人早就充分理解到这一点。大约2500年前，孙子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就指出：“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先知也。”而且，孙子还指出：“先知者，……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他最后还说：“无密探之军恰如无耳目之人。”

世界上的两军相争，有时会受到制约，弄得好的话，有时又会偃旗息鼓，这都归因于受到战略情报系统的调研结论的影响。这些情报系统，既采用先进的高级技术装置，也运用历史上传统的人力资源——谍报人员。实际上，在战斗开始打响之前，大国的情报部门已经展开了秘密战争，以搜集预见性较强的情报；根据这些情报，一场争夺权力和影响的国际斗争的结局也许已经注定了；有

时，根据这些情报，甚至可以不费一枪一弹，便能成功地阻止一场军事上的摊牌。谍报队伍借以发动秘密之战的那片“阴暗的旷野”，其实也是一个战场，不过人们知之甚少，而他们的国家，为了自身的安全，需要依靠这个特殊的技术战场发挥作用。

所有想要掌握八十年代世界特点并应付这一时代特有的战略冲突的人，都必须了解情报机器及其在保护自由社会中所起的作用。

一个情报官员的职责，是搜集和评价外国的军事实力、动机和打算等方面的情报资料。他站在国防战线的最前列，以遏制敌国为其自身利益而策划敌对行动；在敌对行动真的要发生时，则指导制订防守计划。他要为决策者服务，在需要动员军队之前，尽力向其阐明战略上的利弊所在。如果战争爆发，情报官员在战线后方占有突出的地位，他要进行严密观察，估计交战双方在决定战场上的军力盛衰变化。

英国和美国，在二次大战及其以后的国际冲突中是情报工作的亲密伙伴，创立了一套有效的情报机器，它在保护民主国家的生活方式和民族利益方面的作用，甚至超过武器和军队。这套情报机器得到西欧和亚洲战略伙伴的配合，一直是常备不懈的。

西方的情报对手，是各个共产党国家，特别是古巴、东德和苏联的组织严密的国家安全机构。强大无比的苏联情报组织，人员约有50万之众，是古巴人和东德人的靠山。它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胜利之后由列宁缔造起来的，列宁说过：革命，只有在知道如何进行自卫时，它才有价值。

美国中央情报局不可能总是满有把握地预测在共产党世界内的相互斗争，但是，不管是平时还是战时，意识到各种危险并要经常想到事态发展的可能结局，却是这个消息灵通的情报机构的目标。

这个目标不是轻而易举可达到的。政治革命，游击队暴动，和苏联鼓动的“民族解放战争”，遍布地球每一个角落。毫不夸张地说，美国情报部门能够准确地拍摄并计算苏联境内每一具洲际导弹发射架，但对于争夺势力范围的地区性角逐的情报，只能靠地面上的人去办，因而常常跟不上骚乱事态的发展。虽然美国情报机器可以确切无疑地断定共产党卷进了最近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的革命动荡，但它却不能够轻易而确切地判断出，动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内部或外部性质。情报工作与之差距很大，尤其在重新分配资源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福克兰群岛（即马尔维纳斯群岛——译者注，下同）在150年之久的纷争中，从向来似乎默默无闻而上升为举世瞩目的政治纠纷，情报界的注意力因而便转向这一偏僻的地区，注意研究与宇宙时代相距遥远的双方的战争方式。与此同时，人们也急欲了解苏联在亚洲高山要隘中镇压勇敢的阿富汗抵抗战士的军事行动的细节，在战斗中，用老式步枪击落了现代直升机。在东南亚，则有必要了解旨在把反抗越南军事占领柬埔寨的武装力量拢在一起的、极其复杂的政治安排。

在世界的另一面，苏联的压力迫使波兰警察和军队限制团结工会的工人运动，而从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广场经索非亚到莫斯科这些地方表露的一系列零零星星的迹象，迫切需要情报部门去证实波兰同波兰人教皇之间有什么

么联系；以及在1981年企图暗杀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事件中，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和克格勃是否有可能是同谋，或者他们事先已有所风闻。

确实，这个时代给情报机构带来了一大堆难题。在八十年代初期，情报机构人力财力匮乏，象萨尔瓦多、柬埔寨和波兰这些地方的情报资料很少，而且缺乏洞察能力，总之，情报机构负荷太重了。

当获得准确无疑的情报的时候，那是秘密工作人员和分析人员平生最激动的时刻，因为对前者来说，他的寻求取得了成功；对后者来说，他从搜寻到的成果中获得了好处。古巴导弹危机正是这种情况。1962年，苏联在古巴秘密部署中程和中远程导弹，在那里只需几分钟就能打到美国城市及其军事目标，企图以此取得战略优势。美国在几个月内进行了系统的搜索，以查明古巴境内的活动情况。一位U-2侦察机驾驶员，终于在高约21千米上空飞越圣克里斯托瓦尔附近一块场地时，拍摄了唯一的一张揭示全部真相的照片。他曾得到过两名古巴人的提示，其中一名是个第一流的间谍，他通过秘密渠道作了报告；另一名是个流亡者，当他抵达佛罗里达州时，把他在逃离前见到的情况，告诉了中央情报局的采访人员。他们两人，一个曾注意到圣克里斯托瓦尔附近的不寻常的军事活动，而另一个准确地描绘了上面覆盖着粗帆布的苏联的导弹正在被运往圣克里斯托瓦尔。这幅草图画出了拖车共有多少车轴和车轮，这样，便可以把握地断定，车上运载的就是苏联中程导弹。

因为肯尼迪总统知道古巴的导弹而赫鲁晓夫并不知道肯尼迪已经知情，所以苏联撤走导弹成了当代最关键性的

一场战略溃退。最后，苏联外交事务的头目瓦西里·库兹涅佐夫说，苏联今后决不会再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投入这种战略抗争。

中央情报局发明了U-2高空侦察机，其照相机可从24千米高空对地面拍照，因此分析家得以识别圣克里斯托瓦尔地面上只有300毫米的物体。也是这种U-2飞机，用同样的精度拍摄了苏联丘拉坦、卡普斯丁亚尔和普列谢茨克卫星发射场上的导弹设施。从此以后，古巴导弹危机时采用的高空摄影侦察机，加入了传统的电子信号与分析仪表以及间谍活动的行列。

其实，只有极小部分情报活动收到过如此振奋人心的效果。危险而神秘的侦探活动更是微乎其微。绝大部分的情报工作单调无味，只是对档案资料进行分类、筛选、研究和说明。只有在做到去伪存真，或者从杂音中听出信号来的时候才是情报分析人员心情激动的时刻。对所有从事情报专业的男女无名英雄们来说，奖赏就是他们的心愿得到了私下满足，例如把情报挖掘了出来，把他们透彻的分析送给国家最高官员等等。技术装置和间谍人员搞到的只是大堆的原始资料，经过情报分析家的处理，才提炼成关系国家安危的有意义的见解。情报官员偶尔会感到，他们可能已经帮助了他们的政治领袖作出了一个好的决策，因而为保卫国家争取自由贡献了一点点力量。

过去数十年间，从摄影图像和电子信号获得的浩如烟海的技术资料，补充了传统的情报来源——新闻报道、外电广播、外文书刊以及外交人员和武官们的汇报。由于有了这些情报来源，现在得到的研究资料堆积如山；其范围之广、内容之多，已促使情报官员的业务发生了重大的革

命性的变化。情报机器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然而，这些侦察卫星和电子窃听系统极其复杂、昂贵，只有美国 and 苏联能够使用得起。而苏联在进入情报高级技术这一领域中，亦步亦趋追随美国，在各项新技术开发中，它仅落后美国几年。

从六十年代初开始，美国的空间侦察活动已使铁幕和竹幕失去作用，这种技术上的奇迹，极大地减轻了特工人员的负担。现在已不必冒生命危险去搜集那些卫星上照相机很容易看到的東西了。

间谍人员的任务，现在则集中于掌握观点、计划和意图；所有这些，都隐藏在人们的头脑之中，只有根据交谈或他们所写的文字材料才能揭示出来。谁也没有拍摄过反映人们头脑内部思维活动的照片。现在的间谍活动，就是要有的放矢地搜集其他途径无从反映的情报资料中那些尙付阙如的环节。在日益复杂的情报业务中，这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工作。

尽管情报机器已经变得非常复杂、昂贵，但不能没有它，如果没有它的贡献，现代情报分析和战略决策工作就无法进行。没有情报专家提供的有关战略武器系统的准确情况，各项武器控制协定和防务政策都将无从落实。

虽然苏联在追逐美国并为此花费了更多的人力物力，但在情报战场上，美国仍是第一强手。美国已将其情报技术与英国分享，因为英国从二次大战以来就是美国秘密情报战线上可信任的伙伴；而且，美国还把通过其情报机器获得的至少是某些极其重要的消息，通报给世界上的友好国家政府。所有北约国家以及中东及西太平洋地区的日本、澳大利亚等同美国建立双边条约的国家，都因此而获

得了好处。反之，在局部地区，在主要运用传统的情报搜集方法时，这些友好国家和盟国也能为美国情报系统的资料库增添内容。

以多取胜，敢于冒险，这是苏联方面在情报战中的长处。而另一方面，自由世界的技术手段上的创造性和情报分析上的客观性表明，美国、英国及它们的盟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情报机器。

乔治敦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高级副研究员
中央情报局负责情报的前副局长
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司前司长
雷·斯·克莱因博士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什么是情报	(1)
第二章 世界情报机构	(32)
第三章 世界情报交换	(78)
第四章 谍报与反谍报	(106)
第五章 情报与电子战场	(146)
第六章 情报与天战	(186)
第七章 情报与空战	(242)
第八章 情报与陆战	(295)
第九章 情报与海战	(337)
第十章 处理情报的重要性	(392)

第一章 什么是情报

情报活动就是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和传递的过程。用这些简单的字眼所概括的是一种复杂离奇、扣人心弦的而且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代价昂贵的活动。情报活动同时又是外交和军事机器的生命线。

在1981年底或1982年初，美国卡伦号驱逐舰进入了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沿海。卡伦号上装备有一系列专用电子仪器，它的使命有三：第一，监听中美洲的无线电通信，使美国情报部门随时掌握那里的外交进展情况；第二，监听萨尔瓦多境内游击队的无线电通信，监视游击队同尼加拉瓜可能的支持者之间在边境地带的一切来往；第三，用雷达侦察沿海的交通运输，判断是否有从尼加拉瓜运给萨尔瓦多游击队的物资供应。

几乎就在卡伦号驱逐舰进入阵地的同时，四名在莫斯科——列宁格勒铁路线上旅行的日本核专家，被从车厢门底喷入的毒气熏倒了。他们携带的技术文件看来都完整无损，但在他们失去知觉的时候，拍摄这些文件的时间是绰绰有余的。

而且，几乎可以断言，卡伦号军舰和莫斯科——列宁格勒之间的铁路交通，甚至连萨尔瓦多游击队巡逻兵的行踪，自始至终都被卫星或侦察机上的照相机拍摄下来了。

然而，按照美国参议院调查人员的说法，那些揭示政治与经济政策未来动向的最重要的情报，却来自各种最古老的渠道，也就是说，来自外交官员和享有公开外交身分的武官们。参议院的调查者们说，现代情报搜集工作所用的精巧而昂贵的技术手段，只不过是外交官们在政治情报这个重要领域里工作的补充。

在中美洲，对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最终的政策具有重大影响的大量情报，还根本不是来自政府人士或者通过政府渠道，而是来自在当地山村中生活的罗马天主教的牧师和传教士，以及其他基督教教会的人士，他们和这一地区内战双方的老百姓朝夕相处。正是根据这些情报，整个西方世界的基督教人士都在敦促美国政府，停止对萨尔瓦多冲突中各派的军事援助。

不仅是在华盛顿，在莫斯科、东京、伦敦、波恩、巴黎、哥本哈根和新加坡也是一样。例如，在英国，有个名称很不起眼的组织，叫做“政府通信总部”（1982年，它因所谓泄密事件被公开出来而搞得声名狼藉）。这个组织原来也象卡伦号一样，从电波中搜集各种情报。这个总部的老一辈，在1916年日德兰半岛战争期间，曾监视过德国海军公海舰队的调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借助电子的魔力，他们成功地进行了所谓“超级”密码破译活动。而今天，这个组织继承了发挥电子魔力的技术传统。在其他主要国家中，多数都有这类组织搜集政治、军事、经济甚至个人方面的资料，并把它们送交各个政府部门、国家首脑或情报机构。

几年以前，各国政府所面临的主要难题可以说是搜集情报资料。然而由于情报资料搜集手段上的大量技术变

革，使这种情况发生了急剧的转化。今天，对搞到的浩如烟海的资料进行分析成了情报用户必须解决的最大难题。1982年初从中美洲源源搜集到的大堆资料中，埋藏着这样一个新闻片段——美国中央情报局使用了阿根廷的“反暴动”专家去“动摇”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政府。这是中央情报局策划“隐蔽活动”最终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漫长历史中的最新一页，但是，世界情报分析专家中，有谁能猜想得到阿根廷人可能把它理解为这是允许他们夺取福克兰群岛的一张特许证呢？此外，“情报用户”一词的含义，现在必须扩大，要把工业组织和国内政治团体也包括进去。

意大利、西德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反恐怖分子活动，当然主要是依靠传统的情报搜集手段，辅之以带有奇异色彩的现代技术手段作为扩充。意大利警察打入臭名昭著的“红色旅”组织，使美国准将詹姆斯·多齐尔和其他被绑架的受害者得以获释。取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这类打入的方法是，派警察乔装打扮深入虎穴，或者争取这个组织中心怀不满或失意动摇分子的配合，有时是这两种方法同时并用。此外，也搞电话窃听，以及安装可以穿透砖石墙壁的电子侦察器。当然，高级摄影机和先进的照相机在这里也有了用武之地。

新技术进展是如此神速，任何政府已经越来越难于对情报搜集能力方面的“优势”进行保密了。尼康FM2照相机便是显著的例子。这种照相机快门速度为1/4000秒，它能使在地面活动的间谍快速拍出分辨率极高的照片，以核实卫星和飞机拍摄的照片，并且弥补高空摄影的不足。过去，这种地面照片往往因照相机振动而失真；由于动作慌忙而快门速度缓慢，或者由于摄影者置身于火车、飞机或其他

运动着的载体之中，振动引起失真是不避免的。FM2照相机是日本制造的，日本被公认为这种技术的世界先导。很有可能，这种商业上的研制成果，实际上超过了世界上任何情报机构目前所用的相机。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日本政府对其工业界不施加任何保密的限制，新研制的产品一经验证，性能理想，便立即投入世界市场。这种不受“保密”措施的约束，无疑是日本工业界在世界广泛竞争中一项重要的有利条件。因为日本工业的主要竞争对手，常常必须把他们的领先技术限于军用范围。

航天照相机

现已制成400多种型号的玻璃，利用计算机进行组配，可把它们结合成高精度的光学镜头；这种镜头，是卫星在数千英里上空识别地面目标所必需的。用这种方法拍摄的照片，清晰度极高，分析专家已经能够从中看到在阿富汗的苏联士兵正在清洗他们被污染的车辆——这是从事化学战的一个有力证明。

即使是最先进的光学镜头，在夜幕和恶劣的天气下也会拍不清物体。红外照相已部分地弥补了这一缺陷，而且在某些方面，要比最好的光学摄影胜过一筹。例如，现在已有可能根据红外摄影的照片，判断在某个机场几小时之前曾停过某种型号的飞机，甚至能判断飞机燃料箱的油量。红外摄影能有这种神奇魔力，是因为它能记录飞机的几个组成部分以及它们相对热通量密度所遗留下来的“痕迹”。

工商企业侵入这个先进的情报世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如地面摄影的进展所示，现在往往是商业部门的研究，而不是政府的研究取得最重要的技术进步。第二，工商企业现在正利用情报界的手段和特殊技术去窃取